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重视对作战理论相关概念的认知把握

■陈松海

引言

深入开展作战理论研究,需要解决好内容阐述不清、缺乏现实指导意义等问题,首先要加强对概念的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

(一)

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曾经说过,“任何理论必须首先澄清杂乱的、可以说是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观念……如果不精确地确定它们的概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内在的规律和相互关系。”此语表达了理论研究必须首先要界定好相关的概念,才能理解其“内在的规律和相互关系”。而理论则是“由概念、原理构成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是直接决定事物的存在及其性质的特性。原理则是对规律的诠释,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规律,是运动着的事物本身固有的、普遍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因此,概念是构成理论研究最直接、最基本的单位,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只有正确地认识、界定与把握相关的概念,才能对事物的本质属性进行科学透彻地表达与描述,才能透过现象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规律。在作战理论研究中,必然要首先从概念的认识与把握上入手,进而揭示作战的基本规律,从而构建起现代作战理论的大厦。

(二)

目前的作战理论研究中,对概念的认识与把握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缺少对概念的界定。目前在一些作战理论研究中,由于没有精确、深刻地认识与区分相关的概念,没有揭

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带来了作战理论研究中一系列含混的、交叉的、阐释不透的现象。如对信息化战争、现代作战制胜机理等的界定,分别从要素、方法、手段等不同侧面进行界定。由此导致的问题在于,由于对概念的理解有较大偏差,当探讨某一共同问题时,就可能各说各话,难以互相理解,甚至造成一定混乱。

缺少对概念的鉴别区分。作战理论研究中,对概念的认识与把握存在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查阅相关的资料后,对一些概念拿过来就用,而没有进行认真的思考与鉴别。比如在作战理论研究中,经常会接触到战斗、战役等相关概念,而对这些概念的认识与把握,我们通常很少进行独立的思考与鉴别,相关的定义标准也各不相同。如一段时期内,通常将“战斗”表述为:“兵团或部队、分队在较短时间和较小空间内进行的有组织的作战行动。”这种从力量规模以及时间、空间上对战斗概念进行的界定,是否能够反映出战斗的本质属性?若如此,战役的概念又该如何界定。若可以认为,战役是军团在较长时间和较大空间内进行的有组织的作战行动?但事实并非如此,战役一般的表述是:“军团为达成战争的局部目的或全局性目的,在统一指挥下进行的由一系列战斗组成的作战行动。”可见,战役的概念是从力量、目的、指挥与组成四个要素进行界定的,显然与战斗概念的界定标准是不一致的。而战役的概念基本上体现了战役的本质属性:战役目的与战役结构(组成)的基本矛盾。参考对战役的表述,把战斗表述为“战术兵团、部队、分队为达成某一作战目的而进行的作战”,则基本上能够体现战斗的本质属性。因此,我们进行作战理论研究,在对概念的使用上,还需要注重

对概念的鉴别与把握。

缺少系统规范的概念体系。由辩证唯物主义对“理论”的界定可知,概念是构成“理论大厦”的基石,一个完善的理论显然包含着一系列的概念,从而形成了支撑理论的一个系统规范的概念体系。目前的作战理论研究中,仍然存在概念体系不够系统规范的现象,往往会引起概念与概念之间的混淆与交叉,从而造成理论上阐释不深不透,甚至混乱的情况。比如,我们在进行作战理论研究时,经常会接触到“作战样式、作战形式……”等概念。通常认为,作战样式是按敌情、战场环境等不同情况,对作战类型的具体划分。从这一表述来看,作战样式是一种分类的工具,难以体现作战的本质属性。而《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样式”的表述,则是“式样,形式”,这种表述将“样式”与“形式”等同。如此,就容易将“作战样式”与“作战形式”的概念混淆。而通常对“作战形式”的解释是,作战行动整体或基本的表现形态。《现代汉语词典》对“形式”的解释为,事物的形状、结构等;对“形态”的解释则是,事物的形状或表现。如此,便造成了“样式、形式、形态”之间释义的类同。这样,不仅难以确切区分各个概念之间的差别,同时,也难以准确把握各个概念的确切内涵。因此,在作战理论的研究过程中,为了理清作战理论中各事物的内在规律及相互关系,需要建立一套系统规范的概念体系。

(三)

在作战理论的研究过程中,要对概念进行准确的认知与把握,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

历史研究的方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然有其历史的传承,作战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是作战发展的必然。因此,作战理论中概念的研究也必须遵循作战发展的历史规律。通过对作战历史的研究,可以吸取前人对作战理论中相关概念的阐述与表达,并探索相关概念的历史发展,从而摸清概

念所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现阶段作战理论中相关概念的研究,也必然要根据作战历史的发展变化,立足军队实际和当前作战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现状,使作战理论中相关概念的研究更加符合客观实际,从而准确把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而有效指导目前作战理论的深入研究。未来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发展的延续,在借鉴历史、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注重对未来的相关作战概念的延伸,确保作战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矛盾分析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科学分析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是矛盾分析法。”“矛盾是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人们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的矛盾及其矛盾运动,矛盾分析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通过对事物所包含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行分析,从而对事物整体的各个部分、方面、特性和因素加以认识,进而揭示概念所需要反映的、权威的研究,可以考察事物内部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揭示事物内在的联系,确定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确切地界定其概念。比如有专家提出“武器装备发展和信息技术在作战领域中的深度运用,……各种作战要素、行动之间的关联度和功能耦合性显著增强,特别是编成内各军兵种协同作战在联合层面所呈现出来的功能涌现性、自适应性等特征……”这种功能上的“涌现性”、“自适应性”的特征是复杂系统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特征。而目前关于“复杂性”的概念尚无明确的界定,因此,需要有先进的、权威的研究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才能对信息化条件下联合战役(战斗)结构所呈现出来的功能进行更有针对性地研究。

借鉴先进研究成果。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一些新生的事物不断地产生与发展,当对这些新生事物难以确切地界定其概念的时候,需要借鉴一些先进的研究成果。通过先进的、权威的研究,可以考察事物内部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揭示事物内在的联系,确定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确切地界定其概念。比如有专家提出“武器装备发展和信息技术在作战领域中的深度运用,……各种作战要素、行动之间的关联度和功能耦合性显著增强,特别是编成内各军兵种协同作战在联合层面所呈现出来的功能涌现性、自适应性等特征……”这种功能上的“涌现性”、“自适应性”的特征是复杂系统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特征。而目前关于“复杂性”的概念尚无明确的界定,因此,需要有先进的、权威的研究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才能对信息化条件下联合战役(战斗)结构所呈现出来的功能进行更有针对性地研究。



观点争鸣

武术专业术语“招数”一词是指编制成套的武术动作,一般由四到六段组成,是某一武术流派的基本动作等。借其意用在军事领域,好比训练章法、作战步骤、指挥流程、协同动作;甚或如美国“OODA”循环理论,即观察(Observe)、调整(Orient)、决策(Decide)和行动(Act);具体到作战行动,如组织区域联合侦察、实施联合火力打击、组织信息火力协同的基本方法和步骤等。这些章法、步骤、动作等对于指导军事训练、实施作战行动、达成作战意图具有较强的基础作用,需要认真对待并谙熟于心。

基础训练步骤是生成作战能力的有效方法。武术招数本来的目的在于基本功、基本素质训练,如体力、柔韧度、力量、协调等。只有基本功扎实,武术素养才能提高。军事训练中的基本步骤,也发挥着这一作用。根据战斗力生成基本规律,年度军事训练总体上应参照单个人员训练再到要素集成、联合演练等阶段实施。各级指战员通过分类训练,熟练掌握作战指挥和战斗操作章法技能,才能在各层次训练中衔接融合,促进部队作战能力逐级生成。未来战争,可能以电子战、火力战、远程奔袭或外科手术式打击等不同作战样式拉开帷幕。指挥员需熟练掌握不同样式下基本的兵力运用方法、指挥协同方法以及在混乱和迷失环境中观察判断的方法;战斗员需掌握不同环境中的战斗操作方法,适应不同作战样式下的战场环境,没有此类扎实的基本功,未来难有胜利可言。

熟练掌握章法是战场快速应变的重要保障。现代战争节奏快,要求指战员平时要按快速部署、快速行动的实战要求组织训练,以提高复杂条件下的对抗能力。纵观美军历次成功的作战行动,无论信息作战、空袭作战、斩首行动,无不模拟实战条件苦练进攻“招数”即章法。可以说熟练掌握作战章法,是美军战时能快速部署、高效协同、实时调控、精确打击、减少伤亡的重要保障。掌握多种作战章法可以使作战经验更趋丰富,临机应变更加沉着。

联合作战章法是实现总体意图的保底要求。缺乏联合作战的联训章法和作战经验,组织联合作战就如沉沙于海、浮油于水,难以操指成拳,达不到各方力量融为一体、合力制敌的效果。譬如组织联合作战侦察,通过联合层面所呈现出来的功能涌现性、自适应性等特征……”这种功能上的“涌现性”、“自适应性”的特征是复杂系统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特征。而目前关于“复杂性”的概念尚无明确的界定,因此,需要有先进的、权威的研究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才能对信息化条件下联合战役(战斗)结构所呈现出来的功能进行更有针对性地研究。

新技术不断涌现,掌握新式作战章法时不我待。当棍棒、枪炮、电子、网络逐个用于战争目的,作战思想、应敌之策、训练手段、制敌之法便随之涌现,进而升级换代。对新型作战能力生成的原理和要求不同,便会产生不同的训练方法,如基地化训

武术「招数」与作战「章法」

■李鹏勇

练、模拟训练、对抗训练。对新形势下军事斗争需求理解不同,便会产生不同作战概念,形成不同的作战章法等。如美军空海一体战、电磁频谱战等。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研究新型作战样式、探索新型作战方法、熟练新型作战技能时不我待。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现代战场态势瞬息万变,作战训练不能只图“招数”用起来顺手,而忽视核心能力的锤炼和运用。譬如指挥机关训练,各级指战员应切实增强推进军事训练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责任意识,不满足于掌握几种战法、通晓几种战法,不拘泥于现成套路,而应在熟练掌握各类作战训练章法的基础上,重点锤炼在近似实战的环境和态势中沉着冷静、操控全局的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周密思考、准确判断的能力,灵活反应、果断处置的能力。

协同推进实战化训练与战法创新

■陈德报



热点冷说

战法创新与实战化训练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创新的战法设计需要在实战化训练中检验,反过来,环境逼真的实战化训练又会促进战法创新。协同推进实战化训练与战法创新,共同夯实制胜未来的坚实基础,需要把握一些共通的原则。

把握目标原则。无论实战化训练还是战法创新,都要坚持能打胜仗,实现使命目标原则。因此,战法设计中应突出制胜这一根本要求,在研究透安全形势、对手特点、任务目标、作战样式、双方装备底数等基础上,找准战法创新突破口。综合运用数据分析、数学建模、模拟推演、实操修正等手段,打通战法创新方案从“纸”上走向战场的“最后一公里”;在战法检验和训练环节,尤其要注重构建与未来作战环境相似的场景,视情灵活导调,力求以最接近未来实战的条件检验战法。训练官兵明白无误解作战目标,以及想方设法排除干扰不动摇实现目标的意志能力。锤炼官兵始终如一的执行力,既善于对作战条件做出准确充分的判断估计,提前做好预案准备,又能在面对意外时开动脑筋及时调整,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不断克服困难、排除困难。

把握用谋原则。“兵者,诡道

也”。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既是兵力、兵器的物力对抗,更是斗智斗谋的脑力较量,战法创新离不开谋略,谋略也是实战化训练的重要内容。离开谋略,即使拥有先进的武器和精锐的部队,也可能难以战胜对手,有时甚至要吃败仗。但随着现代战争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演变速度越来越快,延伸空间越来越广,兵种联合越来越强,对谋略的设计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在战法创新中融入谋略要素必须借鉴军事新技术的发展,为谋略注入新的内涵,创立新型谋略观,更加科学有效地筹划军事斗争,确保能打胜仗落到实处。尤其要立足现有武器装备,针对潜在对手的死穴、要害设计用谋,针对阻碍制胜的难点问题,一个一个去研究,一个一个去解决,从而使作战设计更巧妙,火力打击更精准。

把握简单原则。奥卡姆剃刀原理认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意为做事要追求简单有效。在经济领域是如此,在战争领域更是如此。“兵贵胜,不贵久”,“胜”是目的,简捷明快是最佳途径。虽然现代战争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越来越复杂,但这种复杂性更多体现在支撑层面,真正用于直接作战的打击力量、战法运用,还是要遵循简单、直接、实用原则。否则过于繁琐,不但难以被作战人员掌握,也容易贻误战机。为此,在设计战法时要尽可能地把重心聚焦在核心

目标上,确保排除任何多余和不必要的干扰因素,保证以足够的打击力量、压倒性的情报优势和出其不意的谋略安排,达成对最有价值目标的行动效果。而在对此类战法进行实战化训练检验时,要尽可能地设真环境,实现最逼真的训练,进一步剔除冗余,达到提升作战效能的目的。

把握效益原则。恩格斯认为,对军队而言,“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一方面,“敌不可易,时不可失。”时间是军事行动成败的关键之一,任何延误都会减少成功的几率。因此,要按照以快制慢、精确作战原则进行战法设计,善于借助谋略运筹创造最佳作战时机。另一方面,军事时间规定了各种军事活动的顺序性和持续性。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可以说军事时间在不断增值,必须更加重视对时间效益的掌控。长时间的精准投入,反复进行高强度训练,是提升战斗力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熟练而后生巧,对于刚刚出炉尤其是采用新思路、运用新装备的战法设计,要反复实施演练,力求作战能力增值。只有借助无数次扎实细致的实战演练,才能保证在战场较量中抢占先机。也只有经过扎实演练,才能使参战人员真正达到“像打仗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打仗”,提高应对突发情况的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借助反复的磨合演练,也可以发现战法设计中需要进一步改进之处,从而使战法更

贴近实战。

把握保密原则。“兵事贵秘”,如果设计的战法为潜在对手所知,就可能失去作用。因此无论是创新战法还是相应的实战化训练,都应突出保密原则。实质上,达成作战突然性的意义就在于获得“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以某种方式,对敌人发动出其不意打击的能力”,这当然离不开军事行动和相关训练的严格保密。虽然有多种观点认为,现代战争是“透明的”,几乎无可保密,但实质上这是一种片面认识。现代战争之所以常常令人大跌眼镜,既是因为敌对双方悬殊的对决令人惊诧,也是因为很多军事行动人们在事后才能知道一二。为何事后才能了解?就是因为交战双方无不力求保密而且也达到了效果。保密就是保己方安全,并形成对敌方打击的突然性。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战争中战法及相应训练保密的方法多种多样,不必拘泥于固有模式而自缚手脚。如美军在实施袭击本·拉登的特种作战行动前,持续对外散布在阿富汗发现本·拉登踪迹之类的假消息,以迷惑和麻痹敌人的防备意识。在实施行动阶段,为保证“黑鹰”直升机行动的隐蔽性,美军设置了大迂回的机动路线,并向巴基斯坦通报在此线路上美军正在进行飞行训练等。正是在严格保密基础上,美军几乎没有受到基地恐怖分子的抵抗,就达成了突然袭击效果。



挑灯看剑

现代战争打的是联合作战,对军种指挥人员的联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倒逼军种作战指挥必须适应基于体系、融入联合的现实要求。有效提升军种指挥人才的联合素养已成当务之急。

提升联合作战指挥融入力。要想真正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形成联合作战指挥融入能力,关键是军种指挥人才要具备指挥融入能力。指挥认知融入,即能够掌握联合作战指挥的本质规律、基本原则、指挥流程,了解熟悉遂行联合作战任务的其他军兵种指挥特点、运用原则、指挥方式。指挥技能融入,能够根据联合作战决心构想,结合联合作战进程,熟练运用联合作战军种指挥信息系统,有效融合多维战场情报信息,善于利用联合作战综合态势图分析研判战场情况,注重依托联合体系组织情报侦察、作战筹划、指挥控制、火力打击等。

提升联合作战行动分解力。联合作战军种行动的逐层级分解能力,是培养军种指挥人才联合素养的重要体现。纵向逐级分解,即能够围绕联合作战框架下军种作战方向与使命任务,把军种作战任务分解成军种各层级通用作战任务清单,进而为多军种联合作战提供支撑。横向细化分解,能够根据联

提升军种联合素养

■卢雷

合作战任务需求,按照作战要素、作战进程、任务性质,将本级作战任务细化分解量化为可操作的行动任务清单,推动联合作战任务向战术级行动有效延伸、真正落地。

提升联合作战协调控制力。信息化联合作战,能否达到各军兵种有效联动,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作战威力,取决于指挥员对各种力量的有效协调控制。作为联合作战中的军种指挥人员,应能够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战场态势、协同需求,灵活运用不同的协调控制方式。精确协调控制,指能够针对战场实际情况,以行动为中心,利用整编融合后的情报信息,对在本级作战空间或任务范围内的各军兵种作战力量,实施数据指挥、代码指挥,实现部队及作战行动的精确调控。临机协调控制,即当战场态势发生重大变化时,指挥员能够针对突发情况果断决策、明确意图,善于利用各类传感器实时感知战场态势,采取基于统一目的、任务自主牵引、目标随机协调的方式,与上下级、左右邻之间主动配合、密切协同,实现对部队及作战行动的逐层级分解能力,是培养军种指挥人才联合素养的重要体现。纵向逐级分解,即能够围绕联合作战框架下军种作战方向与使命任务,把军种作战任务分解成军种各层级通用作战任务清单,进而为多军种联合作战提供支撑。横向细化分解,能够根据联